

後漢書

十



列傳卷第十四

范曄後漢書二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馬援

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校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
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爲氏

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

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爲馬服君

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

邯鄲徙焉

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懽里

曾祖父通以功封重

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

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

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旣誅遂懼罪及己謀反伏誅事見前書

故援再世不顯

祖及父不得為顯住也東觀漢記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

援三兄況余負

東觀記曰況字長平余字聖卿負字季主

並有才

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

況河南太守余中壘校尉負增山連率

援

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

詩意不能守章句

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

乃辭況

欲就邊郡田牧

東觀記曰援以況出為河南太守次兩兄為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

辭況欲就邊郡畜牧也

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

人以朴且從所好

從其所請也

會況卒援行服

暮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廬舍

也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

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

皆糾察

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

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

百家

續漢書援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爲牧帥今是時負爲護苑使

者故人賓客皆依援

轉游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爲

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

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

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

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

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

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掾

涉字巨先見前書

薦之於莽

莽以涉爲鎮戎大尹

王莽改天水爲鎮戎改太守爲大尹

援爲

新成大尹

莽改漢中爲新成也

及莽敗援兄貲時爲增

山連率

莽改上郡爲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爲牧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

爵者爲尹也

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

位貲先詣洛陽帝遣貲復郡卒於官援因

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

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

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

說文曰閭閭也杜預注左傳閭閭門

也

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

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

更爲援制都布單衣

東觀記曰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

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襟關之東西謂之

禪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

述鸞旗旄騎

解在公孫述傳

警蹕就車磬折而入

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

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

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

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

哺食也史記周公誠

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也與圖成敗反修飾

邊幅

言若布帛脩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使無遷

如偶人

禮記曰謂爲俑者不仁鄭玄云俑偶人此子何

足久稽天下士乎

稽留也

因辭歸謂嚙曰子

陽井底蛙耳

言述志識褊狹如坎井之蛙事見莊子

而妄自尊大

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嚙使援奉書

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

曰卿遨遊二帝閒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

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

亦擇君矣

家語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臣與公孫述同

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戰而後進臣臣

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

是

東觀記曰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憤坐故云簡易也

帝復

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

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盜猶竊也

今見陛下恢廓

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

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

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

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

師得失

流猶傳也

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

數十

東觀記曰凡十四見

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

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關

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

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

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

此論語孔子自

言己之所行也今上好

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

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
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
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
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
之會隗顗用王元計意更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援
數以書記責辭於顗顗怨援背己得書增
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
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
薦左右爲容之助鄒陽書曰蟠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爲之容臣不

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

居後不能令人軒

言爲人無所輕重也詩云如輕如軒輕音丁利反

與

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

忌昧死陳誠臣與隗顓本實交友初顓遣

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

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

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顓自挾姦

心盜憎主人

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怨毒之情遂

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詎行

在所極陳滅嚚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
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
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嚚將
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
嚚友黨援又爲書與嚚將楊廣使曉勸於
嚚曰春卿無恙

春卿楊廣字

前別異南

天水異縣也

寂

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

已定北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

表的

表猶標也言爲標準謂射的也言背畔之罪爲天下所指射也

常懼海內

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

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

之說

游翁王元字也

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

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

存猶問也

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

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

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

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

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

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

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

馬遷曰衣赭關三木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

季子孟平生自言所以

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寧墳墓

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

將破亡之所欲寧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

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

魏猶辱也

今更共陸陸

陸陸猶碌碌也

欲往附之將難

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

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

謂欲封爲
朝寧王也

而

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

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

字

併音卑
正反

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

游浮也

今

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

大人

大人謂
豪傑也

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

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

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

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

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

切磋

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如磋以成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豈有知

其無成而但萎媮咋舌义手從族乎

萎媮栗弱也萎

音於罪反腰音乃罪反

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

味矣

以食爲諭

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

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

立信於此

商度也

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

急賜報廣音不荅八年帝自西征嚮至漆

漆縣屬右扶風

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

阻計允豫未決

允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允音以林反

會召援

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

廣雅曰質定也援

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

一囂衆大潰

第一解見竇融傳

九年拜援爲太中大

夫副來欽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

歎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
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廼發步騎三千
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
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
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疊隘

浩疊音告
門縣名屬

金城郡浩水名也疊者水流峽山閒兩岸深若門也
詩曰鳬鷖在疊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爲閤門河蓋

疾言
之耳

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

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

允吾音
鉉牙

援乃潛行

閒道掩赴其營羌大驚壞復遠徙唐翼谷

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

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

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

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

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

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

西破羌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塗遠多寇議欲棄

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宇牢易可依固

其田土肥壤無塊曰壤灌漑流通如今羌在湟

中

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樂都水

則

爲害不休不可弃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

太守

東觀記曰梁統也

令悉還金城客民

金城客人在武威者歸

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

繕城郭起塢候

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塢音一古反

開導

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

辟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人背公

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

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

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

餘人擊之至氐道縣

氐道縣屬隴西郡縣管蠻夷曰道

羌在

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

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

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

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曰

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

任何足相煩

續漢志曰郡當邊戍丞爲長史又置諸曹掾史

頗哀老子

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

乃太守事耳

旅拒不從之貌

傍縣嘗有報仇者吏

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

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

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

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

燒虜即燒羌也

曉狄道

長歸守寺舍

曉喻也寺舍官舍也

良怖急者可牀下伏

良甚也

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

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

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

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

條乃隨牒解釋

東觀記曰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也

更具表

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

進見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

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

髮膚眉目容貌如畫

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

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

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

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母有所

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

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

武縣西北也

詆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

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

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皖音下板反又下管反殺皖侯劉閔自稱

南岳大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爲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

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

弟徵貳反

徵側者藋冷縣雒將之女也嫁爲朱鷲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

繩之側怨怒故反

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

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

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

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

犬外嚮城臯令印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以扶樂

侯劉隆爲副

扶樂縣名屬九真郡

督樓船將軍段志等

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

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

刊除也

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

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

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

傳首洛陽

越志云徵側兵起都麓冷縣及馬援討之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

封

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醺酒

勞饗軍士

醺猶濾也詩曰醺酒有藇毛萇注云以茱曰醺醺音所宜反

從容

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

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

周禮曰車人爲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

御款段馬

款猶

緩也言形段遲緩也

爲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

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

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

視飛鳶跼跼水中

鳶鵠也跼跼貌也跼音都牒泰牒二反

卧念

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

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

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

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真賊徵側餘

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

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

今愛州

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

嶠嶺嶠也爾雅曰山

銳而高曰嶠嶠音渠廟反廣州記曰

援到交趾立銅柱爲漢之極界也援奏言西于

縣戶有三萬二千

西于縣屬交趾郡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也

遠界

去庭千餘里

庭縣庭也

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

許之

封溪望海縣並屬交趾郡

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

穿渠灌漑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

者十餘事

駁乖舛也

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

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駱者越別名

二

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

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

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

馬式

式法也裴氏廣州記曰俚獠鑄銅爲鼓鼓唯高大爲貴面闊丈餘初成懸於庭剋晨置酒

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
爲大釵執以叩鼓叩音留遺主人也
還上之因

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若馬

史記平準書曰

以爲在天莫如龍在地莫如馬

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

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

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

惑

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相寬鹽鐵論曰騏驎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

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

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

楊子阿巨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

之於事輒有驗効且愚以爲傳聞不如親

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

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

善相馬者東門京

東門姓也京名也

鑄作銅馬法獻

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

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

氏脣驢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

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賺欲小季肋欲長懸

薄欲厚而緩懸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韉

音居奇反

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

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

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翼名有計謀

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

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

封數百戶

漢書曰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

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

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

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翼曰愚不

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
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
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翼曰
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
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圉陵危逼因請行
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

襄國縣名屬趙國
今邢州龍崗縣也

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

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
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

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松尚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爲壻

貴重朝庭公卿已下莫不憚之

大人柰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

松父統也

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

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劬父同志如事父也

松由是恨之二十

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

元

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酉溪無溪辰溪
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
雄作熊楠作朗無
作武在今辰州界

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

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

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

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矍鑠勇貌也
東觀記作矍

哉是翁矍
音許縛反

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

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

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

惜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

索盡也

常恐不

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

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

獨惡是耳

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

明年春軍至

臨鄉

東觀記曰二月到武陵臨鄉也

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

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

下雋

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雋音字充反

有兩道可入

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

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元陵東武陵記曰此山

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

從充則塗夷而運

遠

充縣名屬武陵郡充音昌容反

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

欲從充道援以爲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

搯其喉咽

也搯持

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

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舩

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

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

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

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舩大云是援之餘靈也

賊母升險鼓譟援輒

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

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

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
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
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
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

輒止

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賈音古

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

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

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

宿懷不平

以援往受其拜

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

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

並余之子也
喜音許吏反

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

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

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

短妄是非正法

謂譏刺
時政也

此吾所大惡也寧

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

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襦申父母之戒

說文曰衿交衽也詩云親結其襦毛萇注云襦婦人
之褱也女施衿結悅爾雅曰襦綏也郭璞注曰即今
之香纓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毋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毋夜無違宮事也

欲使

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

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
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
之樂清濁無所失

輕重合宜

父喪致客數郡畢

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効伯高不
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鵠
者也

鵠鴨也

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

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
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
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季良名保

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

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

保仇

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

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

人爲山都長

山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今名固城也

由

此擢拜零陵太守

今永州也

初援在交趾常餽

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

神農本草經曰

後漢列傳古
蕙苾味甘微寒主風溼痺下氣
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

南方蕙苾實大

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

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

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

皆明珠文犀

犀之有文彩也

馬武與於陵侯侯昱

等

昱司徒侯霸之子也

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

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

槨葬而已

裁僅也與纔同槨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槨

賓客故人

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

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

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

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

政不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也採其一美

不求備於衆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故高

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徵通至

釋不誅田橫初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於海島高祖追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

也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

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

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

章邯爲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

有不信之心使還報邯畏趙高讒之遂降項羽

燕將據聊而不下

史記曰燕

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於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聊即今博州聊城縣也

豈其甘

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

末規猶下計也詩云巧言如簧

類善也

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

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

間關猶崎嶇也

觸冒萬

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

入虎口豈顧計哉

戰國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入朝周訢止之王曰許綰爲

我呪曰若入不出請徇寡人以首周訢對曰今有人謂臣入不測之泉而徇臣以鼠首可乎綰之首猶鼠

首也囚王於不測之秦而徇王以首竊爲王不取也
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赴公家之難謂援使隗囂也

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

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

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

吳漢下隴翼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

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

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

轉規

規負也孫子曰戰如轉負石於萬仞之山者執也

遂救倒縣之急

孟子曰當今之時行仁政人悅之猶解於倒縣也

存幾亡之城

幾音祈幾近也

兵

全師進因糧敵人隴翼略平而獨守空郡

守音式
授反

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

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

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

吝猶恨也

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日南九真皆屬交州

閒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

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

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

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

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

觸冒害氣僵死軍事

僵仆也

名滅爵絕國土

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

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

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

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

家屬杜

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

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

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

萬斤以閒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

錢穀閒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

讒此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書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

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詩云取彼讒人投

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

畀有昊詩小雅巷伯篇也畀與也昊天也投與昊天制其罰也此言欲令

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言如

僮豎無知也高祖曰豎儒幾敗吾事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

春秋之義罪以功除公羊傳曰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爲

桓公諱也以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聖王之祀臣有五

義

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

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

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藥布哭彭越

之義

前書曰彭越爲梁王藥布爲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

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

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

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

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

領正方學者之服也矩
步者回旋皆中規矩

辭言嫺雅

嫺音閑嫺雅猶沈靜也司馬相

如曰雍容嫺雅

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

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

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

稟受也

朱勃未二十

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

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前書音義曰

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爲真食其全俸

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

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

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

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

東觀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陵

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
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
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
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誼闕謝
初援兄子

壻王磐石子石

字石磐

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

子也莽敗磐擁富貲居故國爲人尚氣節
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
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
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
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
長者謂豪俠者也
用氣自行
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

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

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弟援謂司馬

呂种曰

是援行軍之司馬也

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

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

並壯而舊防未立

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

若多通賓

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

上書者以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

慮致貫高任章之變

張敖為趙王其相貫高高祖不禮趙王高恥之置人

辟中欲害高祖又任章父宣霍氏女壻坐謀反誅宣
帝祠昭帝廟章乃玄服夜入廟待帝至欲為逆發覺

伏誅並見前書

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

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

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爲

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

雲臺在南宮也

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

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

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脩封樹

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

節追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

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
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
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爲
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張儀虞卿並爲客卿
故取名焉事見史記

援卒後客卿亦夭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
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

遇焉

伊尹負鼎以干湯先武與
實融書曰千載之遇也

然其戒人之禍

智矣

謂誠實固梁松王磐
呂种等皆如所言也

而不能自免於讒隙

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

居功名之地讒構易興而能免之者少矣

夫

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明爲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通乎

庾季敬平少以父任爲郎

東觀記曰庾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

擊武谿無功卒于師廖不得嗣爵

明德皇后旣立拜廖爲羽

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憙爲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

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慮美業難

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

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

罷服官

前書音義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
幘縱爲首服統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元

帝約省
故罷之

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

哀帝即位
詔罷鄭衛

之音減郊祭及
武樂等人數也

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

百姓從行不從言也

書曰違上所
命從厥攸好

夫改政移

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

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墨子曰楚靈王
好細腰而國多

餓人也

長安語曰

當時諺言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

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

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

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

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

所安發自聖性

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

此誠上合天心

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

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

戒成哀之不終

太宗孝文也玄默爲化身衣弋絺成帝下詔務崇儉約禁斷綺縠女

樂嫁娶葬埋過制唯青綠人所常服不禁哀帝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綠綈繒而已成帝以趙飛燕哀帝以董賢
爲儉並不終 易曰不怕其德或承之羞

卦恒

九三爻詞也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爲進退不恒其德之象又玄體兌兌爲毀折後將有羞辱也 誠

令斯事一竟

竟猶終也

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

薰猶蒸也言芳聲薰天地也

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

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

瞽人夜誦之音

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采

詩夜誦夜誦者其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

太后深納之朝廷

大議輒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

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

王逸注楚詞云不屑顧也

有司

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爲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爲步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勢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

物無也故事也謂死也

後

詔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

之舅厚加賄賂使者弔祭王主會喪謚曰

安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

元初三年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爲潁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爲黃門

侍郎肅宗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

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

羌東吾
燒當之

後也以其父滇吾降漢
乃入居塞內故稱保塞拜防行車騎將軍事以

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

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翼而羌豪布橋

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
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
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爲大營
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
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
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
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
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

酈元注水

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

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

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
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
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
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
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
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爲所敗
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

索西縣名故城在今岷州

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記云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即謂此城

布

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

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
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
潁陽侯光爲許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戶防
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
千三百五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
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祿勳光爲衛尉
防數言政事多見採用是冬始施行十二

月迎氣樂防所上也

解見章
帝紀

子鉅爲常從小

侯

以小侯故
得常從也

六年正月以鉅當冠

禮記曰二十弱
冠儀禮曰士冠

筮於廟門主人玄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卒筮旅占告吉若不吉即筮遠日如初前期三日筮賓如末日之儀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嫡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三加而彌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吉辰加爾元服弁爾幼志順爾成德特拜爲黃門

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

之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

田廬

中山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

廬賜防也

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

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

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

曲度比諸郊廟

曲度謂曲之節度也

賓客奔湊四方畢

至京北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

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

人莫不周洽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

不喜之數加譴勅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

勢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謗事

有司奏防光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

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

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

許侯思僊田廬有司勿復請

留之於京守田廬而思僊過也

以慰朕渭陽之情

渭陽詩秦風也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

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光爲人小心周密喪母過

哀

東觀記曰光遭母喪哀慟感傷形骸骨立

帝以是特親愛之乃

復位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爲

太僕康爲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復

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

東觀記曰奴名王當

初竇氏有事王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王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舉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坐詔許之家

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
坐徙封丹陽防爲翟鄉侯租歲限三百萬
不得臣吏民防後以江南下溼上書乞歸
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爲長
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
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郎
爲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爲楊州牧嚴少孤

東觀記余卒時嚴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阿侯
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

孫右扶風曹貢爲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嚴兄弟西嚴年十

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而好擊劍習騎射東觀記曰孫舍大奴步護視之也

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騎射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

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

元受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

人咸器異之大人長者之稱也仕郡督郵援常與計

議委以家事弟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

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決錄注曰鉅下地名也三

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旣

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遂更徙
北地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勅使移
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
有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
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
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
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
稷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
謁散同之將軍勅嚴過武庫祭蚩尤

武庫掌兵

器今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
古天子好五兵故今祭之見高祖紀也
帝親御阿

閣

阿曲也

觀其士衆時人榮之肅宗即位徵

拜御史中丞除子鱣爲郎

鱣音時
充反

令勸學

省中

勸勉也前書王鳳薦班伯於成
帝宜勸學召見宴昵殿是也

其冬有日

食之災嚴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

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

尚書咎
繇之詞

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

黜陟以明褒貶

尚書曰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

無功不黜

則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

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

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

中書丁仲

反不即垂頭塞耳採求財賂今益州刺史

朱黼揚州刺史倪說

倪音五兮反說音悅

涼州刺史尹

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

考按也

又選舉不

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

州部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

前書

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

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

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

案吏罪

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爲丞相掾史有罪終無所驗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見

前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

名

罔養猶依違也

或末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

官賦祿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

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

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

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爲政者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

左傳鄭子產誡子太叔爲政之詞也

如此綏

御有體災眚消矣

眚亦災也

書奏帝納其言而

免酺等官建初元年遷五官中郎將除三子爲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冤結多見納用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勲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勲女爲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

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
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
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
書勅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
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
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
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旣爲竇氏所忌遂不
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
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於家時年八十

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

謂固伉歆
鯁融留續

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

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善九章算

術

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羨外第
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

方程第八順帝時爲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

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校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

居業恩猶同產毅卒無子校心喪三年

東觀

記曰毅張掖
屬國都尉

建初中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

氏廢肅宗以稜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
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
百姓賑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
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東觀記曰稜在廣陵蝗虫
入江海化為魚蝦興復陂

湖增歲租
十餘萬斛

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

稱大將軍竇憲西屯武威稜多奉軍費侵
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
以稜爲丹陽太守稜發兵掩擊皆禽滅之
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

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異隴南靜駱越西屠

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旣升家祚

以興廖乏三趣防遂驕陵

左氏傳曰宋王考甫三命茲益

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四

列傳卷第十五

范曄

後漢書二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卓茂

魯恭

弟丕

魏霸

劉寬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

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

江生魯人江翁也昭

帝時爲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

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

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

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東觀記曰茂爲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爲華

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東
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初辟丞相府史事

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

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

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而去

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

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

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

門遷密令

密令洛州
密縣也

勞心諄諄視人如子

諄諄

忠謹之貌也詩曰誨
爾諄諄音之順反

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

人親愛而不忍欺之

家語曰密子賤爲單父宰人不忍欺

人嘗有

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

部謂所部也

茂辟左

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

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

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

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

若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數年教化大行道

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

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續漢志曰郡監

縣有五部部有督郵掾以察諸縣也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

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

課農桑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今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遷

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

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

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

續漢志曰侍中無貲

掌侍左右顧問應對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爲祭酒

從至長安知更始政

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

求茂茂詣河陽謁見

東觀記曰茂時年七十餘矣

乃下詔

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

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

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

王子比干紂殺之商容躬賢臣武王入殷命闕天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商容之間表旌顯也閭里門也

事見史記

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

戶

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侯

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

百斤

單複具謂之襲

復以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

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

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

汎鄉侯官至大司農

汎鄉在琅邪郡不其縣

崇卒子琴

嗣

琴音丑金反又所金反

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

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

休陳留蔡勲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

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

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

新都縣也屬南陽郡

後王莽

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

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

武即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

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

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

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爲上谷

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勲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

城者相望

虓虎怒也詩曰闐如虓虎嬰城言以城自嬰繞

斯固倥偬不

暇給之日

字書曰倥偬窮困也給足也日促事多不暇給足也

卓茂斷斷

小宰無它庸能

斷斷猶專一也書曰斷斷猗無它伎

時已七十

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

君表閭立館何異哉

史記燕昭王即位欲雪齊恥以招賢者得郭隗爲築

官而師事之

於是蘊憤歸道之賓

蘊積也

越關阻

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

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

校報也鄰近也曾子曰犯而不校

率

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怨謂爲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

傾公爲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

千石哀平閒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爲

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匡設六筭之法以窮工商故曰權數

父

某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

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

所受

公羊傳曰貨財曰賻

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

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

高祖時魯

申公詩也閉戶講誦絕人閒事兄弟俱爲諸儒

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憺慕其志每歲

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

問遺也

恭憐不

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不舉方正恭始爲郡吏太傅趙憺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

與音豫也

憺復舉恭

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

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

續漢志曰縣置掾史如郡

亭長乃慙悔還牛詣

獄受罪恭貰不問

貰寬貸也音時夜反

於是吏人信

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

掾肥親往廉之

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見漢官儀廉察也

恭隨行

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

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

而起

瞿音久住反

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

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

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

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

生恭便坐廷中

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

府即奏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豹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

安因

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
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
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
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
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
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
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
安定北垂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
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

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

庫空虛國無畜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

章帝崩也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

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

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

陰不出故百姓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

得禮記檀弓曰魯人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今乃以

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

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

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

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

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大

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

史記古公修后稷公

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

曰人以我故戰殺我父子子不忍爲乃與私屬盡去

邠止于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於岐下旁

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

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爲大王

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

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

夷平也肆放也言平坐踞傲肆放無禮也

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

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

字書曰羈馬絡頭也
蒼頡篇曰縻牛繯也

今邊境無事宜當脩仁行義尚於無爲令

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入於下則陰

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

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易比卦
辭也孚

誠信也缶土器也王弼注云親乎天下著
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它吉也

言甘雨

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

比卦坤下坎上
坤爲土缶之象

也坎爲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
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來附而吉也

夫以德

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

所殺遠臧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

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

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

困矣

永平十六年竇固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涿

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爲庶人也

白山之難不絕如綫

白山即天山也

言彤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彤還下獄同歷艱危故曰如綫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綫也

都護

陷沒士卒死者如積

永平末年焉耆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殺吏士二千

餘人

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

者念之以爲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

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

慶音大各

反

使者在道分部督趣

趣音促

上下相迫民

閒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
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
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
奔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中察
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
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
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

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詩

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

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

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改千乘國爲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是時東州

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賈賞

開恩信說文曰以財相賈曰賈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

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博昌縣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其餘

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

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

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

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

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

漢官儀曰呂蓋

字君上苑陵人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爲郎中

賜駙馬從駕

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爲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

時弟丕亦

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

續漢書曰坐族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也殤帝即位以恭爲長樂

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爲司徒

漢官儀曰鮪字伯元

河東平陽人也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

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

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

若順也尚書堯

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

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

言順

月令以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

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

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

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

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俊遂

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

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

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農

而近於春月分行諸

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

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

逮及也辭所連及即

追捕之

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

事

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

一陰爻生五月之卦也本多作后古字通

曰后以施令誥四方

誥理也易姤卦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令誥四方乾爲

天君之象也巽爲風號令之象也后君也故以喻人君施令也

言君以夏至之日

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

易復卦曰先王

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宜行者尚止之況
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微陰

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

飢流冗

冗散也

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

之時

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

自三月以來陰寒不

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

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

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也

又曰仲夏挺重

囚益其食

挺猶寬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

酉之氣乘之也

八月宿直昂

人傷於疫

大陵之氣爲害也大陵星名春秋合誠圖曰大陵主

爲獄主殺

也死喪

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
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
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
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
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
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
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
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
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

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

謂氣候及星辰昏旦皆夏時也

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

號器械而已

夏以建寅爲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爲正尚白周以建

子爲正尚赤周以夜半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夏以平旦爲朔祭天地宗廟曰犧卜得吉曰牲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

龍以喻陽氣易乾卦

初九爻辭

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

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芽

芽草根也芽音該又音皆

而猶盛

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

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

也

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卑順爲道漸至顯著猶自履霜而至堅冰

言五月微

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

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

正之微定律著令

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

曰微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爲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爲正地始化之端也

三曰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爲正人始成之端也

翼承天心順物性命

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

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

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

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況

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

易中孚象詞也

稽覽圖中孚十一月卦也

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

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

報囚如故事

報囚謂奏請報決也

後卒施行恭再在公

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

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

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講習也論語孔子之言也

諸生

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

之舉豈要待三公之辟乎

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

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爲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爲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不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孳孳不怠之意遂杜絕交游不荅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

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
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後歸郡爲督郵功
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
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
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爲議郎遷
新野令視事朞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
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
寇論司寇刑名也決罪曰論言奏而論決之前書曰司寇二歲刑也元和元年
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

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

避疾

商趙王良之孫

便時移住學官不止不聽

學官

謂學舍也

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曰臣

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

路寢嫡室皆正

寢禮喪大記之文

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官

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

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王以

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

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

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不在二郡爲

人修通漑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

續漢書曰薦王龔等皆備帷幄近臣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

朞後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

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曰秩六百石無貲時侍中賈逵

薦不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

見諸儒不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

難數事帝善不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

一襲不因上疏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

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

甄別也

衣服之賜誠爲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

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

規圓也矩方也權秤錘衡秤衡

難

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

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

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

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

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各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

在知人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是相誠也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

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尚書觀乎人文化

成天下

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

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爲也

陛下旣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

令芻蕘以言得罪

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板詩曰詢于芻蕘也

旣顯

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

年遷爲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

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丕再遷復爲侍中

左中郎將再爲三老

三老解見明帝紀也

五年年七十

五卒於官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

句音鉤

世有禮

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訐霸輒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

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
令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
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爲太常明年以病致
仕爲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以
病乞身復爲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

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

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角筭歷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未嘗與人爭執利之事也隅角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父崎順帝時爲司徒

崎音丘宜反

寬嘗行

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

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

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

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

校

校報也論語曰曾子曰犯而不校

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

司徒長史

大將軍梁冀也

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

再遷出爲東海相

東海王彊曾孫臻之相也

延熹八年徵

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

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

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

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

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續漢

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爲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見父老

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

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

侍講華光殿洛陽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遷侍中賜衣

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熹平

五年代許訓爲太尉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輿人靈帝頗

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嘗於坐被

酒睡伏

被加也爲酒所加
也被音平寄反

帝問太尉醉邪寬

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

說文曰澡
手曰盥音

管京師以爲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

大醉而還

迂久猶
良久也

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

須更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

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

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

婢奉肉羹飜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
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
稱爲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二
年復代段熲爲太尉在職三年以日變免
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以先策黃巾逆

謀

先策謂預知也

以事上聞封逮鄉侯六百戶

遂音錄

中平二年卒時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
綬位特進謚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

款款忠誠也

仁感昆

蟲愛及胎卵

童兒不捕雉也

寬霸臨政亦稱優緩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五

列傳卷第十六 范曄 後漢書一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伏湛

子隆

侯霸

宋弘

蔡茂

郭賀附

馮勤

趙熹

牟融

韋彪

族子義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

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

爲高密王

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

言別自名學也

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

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

時爲繡衣執法

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

使

督大姦遷後隊屬正

王莽改河內爲後隊

更始立以爲

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

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

若徹膳

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

今民皆飢奈何獨飽

乃共食麤糲

糲麤米也九章筭術曰粟五十糲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爲糲也

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

幹主

也

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

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

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

都侯

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

時彭寵反於漁陽

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

而征伐五國

五國謂西伯受命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邶伐崇見史記

必先詢

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

事

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唯卜用克綏受茲命詩大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故謀

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

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

伐崇庸

詩大雅也仇匹也鉤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庸城也崇侯倡紂爲無

道故代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

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

而不降退修政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

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擅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

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
今充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
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
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
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
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
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
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
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

等

異卿即獲索賊帥徐少也

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

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隸州厭次縣也

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

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

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

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

顛沛猶僵仆也

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

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

冬祭

曰蒸也

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

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

六百戶遣就國

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

後南陽太守

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

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

大雅

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

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

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訖竟也玷缺也自行束脩謂年

十五以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

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

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

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爲後隊謂湛爲隊屬正也

吏人畏愛則而象之

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

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

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

所惜儒士痛心目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

之光暉

堂堂盛威儀也

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鬚髮

厲志白首不衰

埤蒼曰鬚髮也鬚髮謂童子垂髮

實足以先後

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

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子則有先後先音先見

反後音胡豆反

古者選擢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

方回首仰望京師

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

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追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

柱石之臣宜居

輔弼

柱石承棟梁也前書田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

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

責之弼

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

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

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

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

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

令一郡二人

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今則一郡乃有一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

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

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
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吏日
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弔
祠遣使者送喪脩冢二子隆翕翕嗣爵卒
子光嗣光卒子晨嗣

東觀記曰晨
尚高平公主

晨謙敬博

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爲順帝貴人奉朝請
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
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
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

藝術

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書數射御

術謂醫方卜筮

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

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

號曰伏侯注

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爲八卷見行於今

無忌卒子

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宇嗣尚桓帝女

陽安長公主女爲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

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

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關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

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

仕郡

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
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
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
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
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
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
橫忤逆天心三王見聖公傳卒爲赤眉所害皇天祐
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
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

趙之師土崩於邯鄲

全趙謂舉趙之地

大彤高胡望

旗消靡鐵脰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

以宗室屬籍爵爲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

棄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

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

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

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

時皆降

右或爲古

張步遣使隨隆

東觀記步遣其掾孫昱隨之

詣闕上書獻鰕魚

郭璞注三蒼云鰕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鰕無鱗有殼一面

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鰕魚音步角反

其冬拜隆光祿

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

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

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

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

下齊七十餘城食其音異基

即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

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允豫

未決

九音以今反

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

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

與共守二州隆不聽

二州青州徐州也

求得反命步

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隆

奉使無狀

言罪大也

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

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

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

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

昆弟長累陛下

累託也音力僞反

陛下與皇后太子

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

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

武帝時蘇武使匈奴

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事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

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卧起操持節節髦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

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

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

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

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冢以子瑗爲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官者

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

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爲太子舍人

漢官儀曰太子

舍人選良家子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

孫秩二百石

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

穀梁春秋爲元都講

東觀記曰從鐘寧君受律也

王莽初

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

王莽置五威司

命將軍又改縣令長曰宰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

縣界曠遠濱帶江

湖而亡命者多爲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

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爲執法刺姦

王莽

傳曰置執法左右刺姦選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

糾案執位者

無所疑憚後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

王莽

改臨淮郡爲淮平

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

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

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荊州刺史費遂齎

璽書

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

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民至乃

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

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

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

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

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

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

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

也

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曰寬大奉四時謂依月令也

明年代伏湛

爲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

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弔

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家舊

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

漢自高祖以列侯爲丞相武帝以元勳佐命皆

盡拜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爲故事

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

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

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

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爲
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爲
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
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
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
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
爲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
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
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

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

厭

厭音一葉反

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禮成

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

後千乘歐陽歆清河戴涉

相代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

居相任其後河南蔡茂京兆王況

玉音肅

魏

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爲陳

留太守以德行人遷司徒四年薨昱後

徙封於陵侯

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南

永平中兼

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
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
少而溫順哀平閒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

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

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

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

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侯

栒音恂

所得

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
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

國相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

幾音祈洽浹洽也幾近也前書班固曰谷永經書汎爲䟽達不能浹洽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故弘引焉

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

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

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

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

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

正者也

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濫淫志也

能自改

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

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
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
臣所以薦栢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
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
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
馮翊栢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

及猶

繼也弘當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

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帝即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

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

言無罪狀可據

數年卒無子國除

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

子由章和聞爲太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
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
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
永建元年爲東平相度遼將軍

爲東平王蒼
曾孫端相也

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

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

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實

仍頻也
統領也

軍實謂軍之所資
也左傳曰墮軍實

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

載戢邊人用寧予錄乃勲引登九列因病

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剋而終朝廷

慙悼怛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

爾祉

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毛萇注云肇誅也敏疾也戎

大也功事也祉謂福慶

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

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絜焉

詩國風曰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委蛇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已下皆衣羔羊之裘縫以素絲白減膳

食從於公事行步委蛇自得

子則字元矩爲鄢陵令亦有

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眞稱爲知人則

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

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爲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

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

遠業

謂德禮小數
謂名法也

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

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

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爲根心者

也

根猶本也

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

矣

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
以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爲得也

宋弘止繁

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

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爲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

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主帝始怒收宣旣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

繩墨論章程也

斧斤廢而不舉

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釋斤斧

之用也

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

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

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

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

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

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

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也緝叶

建

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徒在職清儉匪懈

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

棺賵贈甚厚

東園署名主作棺也

茂初在廣漢夢坐

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

輒復失之

屋之大者古通呼爲殿也極殿梁也前書音義曰三輔閒謂屋梁爲極

以

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

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

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

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

三公

服衮畫爲龍龍首衮衮然故言衮龍詩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旬月而茂徵焉

乃辟賀爲掾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

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累
官建武中爲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
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
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
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
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
三公服袞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己相背冕以木爲之
衣以帛玄上纁下廣八寸長尺六寸旒謂冕前後所
垂玉也天子十
二旒上公九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
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

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靜
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
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
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

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

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

子孫之似也

東觀記偃
爲黎陽令

乃爲子伉娶長妻伉

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

計筭
術也

初爲太

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
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
武謀未成而爲豪右焦廉等所反反音勤
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爲
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爲郎中

給事尚書

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
上疏薦勤然始除之

以圖議軍

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
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
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

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
定帝益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司
徒侯霸薦前梁令閭楊楊素有譏議帝常
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女姁大怒賜霸璽書

曰崇山幽都何可偶

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
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得

流徙也尚書舜流共工
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

黃鉞一下無處所

鉞斧也

黃金飾之
所以戮人

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

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
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

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

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

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

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

至今

朱浮爲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爲陵轢同列帝銜之惜其功不忍加罪

死生吉

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

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

訾量也言

無量可比之貴重之極也訾與資同

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

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

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
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母會見詔勅
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顧謂諸王主曰使勤
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

薨

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還
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

視賞賜錢
帛遂薨

帝悼惜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祕器

贈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

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

平陽主
明帝女

建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爲

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

羽林右監勁爲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弟

田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

章帝女也臣賢案東觀記亦云安平

皇后紀云由尚平邑公主紀傳不同未知孰是

勁薨子卯嗣卯延光

中爲侍中薨子留嗣

趙憙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

爲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

兵結客後遂徃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

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

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

自搏

自搏猶叩頭也

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

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

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

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

更始笑曰爾栗憤豈能負重致遠乎

憤角如爾

栗言小也禮緯曰天地之牲角爾栗

即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

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熹因進入潁川擊

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
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

武帝謂劉德爲千里之駒故以熹比之

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
熹爲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
陽光武破尋邑熹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
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爲赤眉兵所圍迫
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
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
美慮有彊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

熹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

車身自推之

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

每道逢賊或

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

水

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

遇更始親屬皆

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

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

熹

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

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熹素與奉善數

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

以爲疑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真

長者也即徵憇引見賜鞶馬待詔公車時

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憇守簡陽侯相憇

不肯受兵

東觀記曰勅憇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憇白上不願受融兵單

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

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憇

憇乃告辟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

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辟悉降荆

州牧秦憇才任理劇詔以爲平林侯相攻

擊羣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

大姓李子春先爲琅邪相豪猾并兼爲人

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旣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子春其年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

惡止其身

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可一切徙京師

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

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

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

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

憙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憙所

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憙入爲太僕引見謂

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

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

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栢鮮卑並來入朝帝

今熹典邊事思爲久長規

規謀也

熹上復緣

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

原人於常山居庸閒至二十六年復今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熹至此請徙之今

也盡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

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

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

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

無序熹乃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

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
意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
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
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
相薛脩事不實免

脩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

其冬代竇融

爲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
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
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意內典宿衛
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

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
爲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爲郎吏者七人
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薨疾病帝親
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
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
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
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
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
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

夏侯尚書教授

大夏侯名勝宣帝時人也

門徒數百人名

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豐令

司徒舉爲茂才也豐令徐州縣也

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遷

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

其理狀

漢官儀曰范遷字子廬沛人也

永平五年入代鮑昱

爲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

代包咸爲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爲大

司農

鮭陽姓也音胡佳反

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

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析獄訟融經明
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
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司空

恭字叔齊
伏湛同產

兄子也見
東觀記

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

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憙爲太尉與憙參錄

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

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勅太尉

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賵恩寵篤密焉又

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爲郎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爲丞相祖賞哀帝時爲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音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爲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

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爲奉車
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
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
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
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

中宗宣帝褒

顯先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
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
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爲鄼侯建初二年已
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

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

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

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

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

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

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

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孝經緯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

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論語孔子之言也

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
欲趙魏老優閒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
也
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

薄

蒼頡篇曰鍛推也鍛鍊猶成孰也言深文之吏
入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孰也前漢

路溫舒上疏曰
鍛鍊而周內之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

其所以磨之故也

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
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

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彪引之
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練然後用之

士宜以才

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

史記曰明其等
曰閥積功曰閥

然其

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

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更化

之後多以苛刻爲能

二帝光武明帝也

又置官選職

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

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

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

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

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

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

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人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

尚書之選豈

可不重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

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

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

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

捷急之對

嗇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

對響應無窮文帝拜嗇夫爲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効此嗇夫喋喋利口

捷急哉文帝曰善遂不拜嗇夫爲上林令

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

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曰周勃木彊少文又曰安劉氏者必勃

往時楚獄大起

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

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

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
從徵試輩爲大夫

輩類也

又御史外遷動據

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
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
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
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以
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大醫問病賜以食物
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
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

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

禮記

曰七十曰耆五十曰艾

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

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子太子舍

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

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秩六

百石掌中幣帛金錢貨物也

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

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

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

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

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父玄

成元帝時爲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

爲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

高名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川汝陽縣東北次兄豹字李明

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

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躋升也今歲垂

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宿留待也宿音

秀留音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旅衆也尚書曰耆耄

良士旅力旣復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瞶滯

疾不堪久待眩風疾也瞶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縣瞶音亡溝反選薦

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

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

初仕州郡太傅相焉辟舉理劇爲廣都長

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

甘陵陳二縣令

甘陵故城在今貝州

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陳州

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

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

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

言旣無感而久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

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生立廟及卒三縣吏

民爲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

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

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

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

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

勸著遂不就徵敦猶逼也靈帝即位中常侍曹

節以陳蕃竇氏旣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

賢以爲名假借時賢寵榮以求美名用解怨謗白帝就家拜著

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即東海王彊四代孫詔書逼切不得已

解巾之郡

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

政任威刑爲受罰

者所奏坐論輸左校

左校署名屬將作也

又後妻憍恣

亂政以之失名竟歸爲姦人所害隱者恥

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

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

注曰奮起也庸功也兩邦謂湛爲平原太守霸爲淮平大尹

淮人孺慕徐寇

要降

徐寇謂徐異卿也願要降司徒伏公

弘實體遠仁不忘本

謂不忘糟糠妻也

憲政多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

身終上衮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六